



工
农
通
俗
文
库

乡下奇人

欧阳山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工农通俗文库

乡 下 奇 人

欧 阳 山 著

插图作者 陆 一 飞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1/16 字数9,000

1961年10月第1版 196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-10,000

统一书号: T10078·1777

定 价: (六) 0.07 元

出版者的话

为了帮助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巩固扫盲成果，培养看书能力，提高政治水平，增加科学知识，我们特地编辑、出版这套《工农通俗文库》。

这套文库是适合业余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看的；里面有讲党的基本知识、党的路线政策和思想修养方面的书，有讲科学技术基本知识、卫生知识、历史知识、地理知识和语文知识方面的书，也有小说、戏曲、诗歌、民间故事和美术读物等等，文字通俗，有的还附插图。书中难认难讲的字，用同音字和拼音字母注音，有的还加注解。

同志们看了这套书，如果有什么意见，请随时告诉我们，以便修订。

乡下奇人

桥头公社的东南边有个新沙大队，新沙大队的东南边有个真拱*小队，那真拱小队的小队长叫做王水养，今年四十多岁，长得中等身材，性情温和随便，因为脾气好，附近也算有点小小的名声。在真拱小队下边，分了三个组。第一组的小组长叫做赵奇，贫农出身，今年三十六岁，身体魁梧*，办事认真。他是全小队最好的劳动力，又兼



* 拱：读 gǒng

* 魁梧：读 kuíwū，粗壮高大的意思。

着民兵队长，从土地改革的时候起，就是本村的积极分子。以后历次运动，他都站在前头。第二组的小组长叫做林胜金，生来喜欢讲两句玩笑话，原来是个老雇农出身，今年已经五十二岁了。第三组的小组长叫做赵保，今年平五十了，是赵奇的堂叔叔，也是贫农出身，平时态度严肃，不大说话，也不大看见他的笑容。这个小队的生产搞得很好，食堂也办得不错，各项任务也完成得很快，就是有一样：干部关系不大好。干部关系不大好，具体指的就是赵奇常爱跟人抬杠子，特别爱跟小队长王水养抬杠子。从领导上的角度看起来，这是赵奇的缺点，他太急躁*。县上有一个工作人员，经常上他们这儿来，每逢这里有什么问题争论不决的时候，差不多一定会有他在场。这个人年纪在二十六、七左右，叫做徐清，也是从土地改革的时候起，就往这儿跑的。他一来，社员们就说：“工作组来了。”跟着，他就召集会议，把赵奇批评一顿，解决问题。但是他在执行这种任务的时候，也不是很顺利的。

* 杠：读 gāng * 躁：读灶 zào

王水养看见徐清来了，一定会一声不响地往旁边一坐，让赵奇和徐清对吵。吵到一定的时候，徐清就动手做结论，赵奇就坐在一边听，以后就按照徐清所说的去执行。队员们私下里都说：“要是徐清、王水养、赵奇这三个人凑在一起，那么，事情就热闹了。”

1959年晚造订包产计划的时候，恰巧就是他们三个人碰到一块儿。事前，徐清就做好了思想准备。他一到真拱小队，还没来得及放下挂包，就对王水养说：“你的思想准备怎么样？这是一场战斗呵！”王水养点头同意道：“一点不错，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。”徐清高兴地点着头，很满意王水养所加的“决定性”这个字眼儿。后来一切都准备停当，徐清、王水养、赵奇、林胜金、赵保这五个人，加上一个不脱产的记分员，就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坐下来开会。不用问，大家一扯就扯到生产指标上面来；更不用问，王水养和赵奇两个人一上来就开了火。王水养开始发言道：“其实指标多少，我倒没有意见。多一点，少一点，又没有谁要咱们的，又不是给别人

挑走。再多再少，粮食也还是咱们自己的。我说的在理不在理？……其实咱们主要的还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，还是在包产这个问题上看看大家有没有鼓足干劲。……其实别的生产队都有了指标了，人家都是六百多、七百斤的，咱们队历来是生产搞得好的，咱们可不能落后。……其实我不赞成抢先，也不赞成落后。人有一份，我有一份。……其实我说得在理不在理？……其实大家研究。”老雇农林胜金忍不住又要开玩笑，他说：“其实水养你说了那么些个其实，其实你主张平均每亩包产多少呢？”王水养望望徐清，徐清对他点点头，他就下决心宣布道：

“六百斤！——其实你们都了解，我的胆量是很小的。”

林胜金笑道：“六百斤，不少，不少。你的胆子练大了。”

第三组长赵保满脸皱纹，好象叫烟熏。着似地说：“差一点都把我的胆子吓破了，你还说胆子小呢！咱们去年大跃进，晚造才不过打了四百

* 熏：读 xūn

斤，还差一点儿。”

王水养又没主意了，说：“你们瞧着办吧。六百斤多了，就少一点也成。”

徐清插嘴道：“对，大家发言，大家发言。最好是先谈谈反对右倾保守思想。”

王水养一听不对劲，又说：“是的，我还有右倾保守思想。应该包六百斤。”

到这时候，赵奇就开腔了。他说：“包医要把病医好。包教要把人教会。包吃要东西好吃。包穿要衣服耐穿。包产就要能够过秤，只许多，不许少！按我的意见是四百五十斤。不过要当真完成任务，还得狠狠地下几把劲呢！”

王水养一听就笑了。他轻松地说道：“四百五十斤？才增产百分之十二？那还订什么包产计划？随随便便就超过任务了！”

可是赵奇认真坚持道：“我说要狠狠地下几把劲，不是随随便便！”

这样，两个人就你一句、我一句地吵将起来。吵了约莫一袋烟的工夫，还是不得开交。林胜金本来赞成包四百五十斤的，这时就改口道：

“既然不是给别人挑走，多一点有什么相干？我赞成咱就包起它！就算到时候打不下六百斤，五百斤还怕少了咱的？”赵保也紧绷着脸孔，十分严肃地说：“既然大家都包了这个数目，咱们也少不到哪里去！”接着，徐清又说了长长的一段话儿，才算把事情定下来，是包的六百斤。众人都散了，徐清悄悄对王水养说：“你等着瞧吧，咱这个包产指标，准能轰动全县！”王水养随和说：“这是你领导得好——县里又该提拔你了！”徐清低头叹气道：“还说提拔呢，不批评就够了！唉，提拔也罢，不提拔也罢，我也不在乎了。可你说句公道话，我在农村也跑了这么七八年了，连一部自行车也没捞到手呢！”王水养不住点头，表示同情。后来在大队开总结会议的时候，举了几个落后的例子，把赵奇也带上了。总结会后，林胜金对赵保说：“说到落后，其实你我的思想也是跟不上的。不过你我怕事儿，没有你侄儿那么认真，那么死板，那么青年气就是了。”赵保叹口气说：“这也是他生性固执，不通世情的缘故。他一辈子大概就要走这条路，吃这个亏。”林

胜金又说：“你看这样一来，他会不会泄气，影响工作情绪？大伙儿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影响？”赵保点头道：“那就很难说了，咱往后看吧。”其实他们的担心倒是多余的。那天开完会回家，赵奇和他的老婆梁蝶一道做饭。赵奇闭着嘴巴，不说话。梁蝶就劝他道：“别想那些事了吧。管它五百斤、六百斤，还不是要地里长出来才算数？只要你以后别跟人争吵就好。”可没想到赵奇突然站起来，挥动着两手，大声说道：“不，不，我改变了主意了！没订包产计划的时



• 蝶：读 dié

候，我反对六百斤的指标。可是现在包产计划已经订下来了，我一定要争取达到这个指标！”

梁蝶是个好劳动，可是胆小怕事，生怕他又闯出什么祸来，就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？要是当真打下六百斤，不是正好证明你是落后了么？”

赵奇低头想了一想，就说：“是呀，的确是这样。可是我多么盼望能打到六百斤呵！我愿意大干一场，证明我自己的确是落后。”

后来小队开会，赵奇提出了他的意见，说六百斤指标虽然高了一点，但是只要大家努力，还是可以达到的。全队的人立刻都响应他，随后就掀起了一个生产的热潮。别的队看见了，都觉得奇怪。特别是看见赵奇起早摸黑，拚命地干，更加觉得奇怪。人们到桥头公社来参观，没有不到新沙大队的；到了新沙大队，没有不到真拱小队的；到了真拱小队，没有不去看赵奇他们那几片禾田的。看到了他们的禾田搞得这么好，绿油油，硬撑撑，密挤挤，没有一根草，没有一条虫，有些人就对小组长说：“阿奇，你们把这块田

* 掀：读先 xiān

打整得跟床铺一样干净呵！”赵奇笑笑摇头道：“不，比床铺可要干净得多了。”

第二组长林胜金在私下里也和第三组长赵保议论道：“他在那阵子拼命反对六百斤的指标，这阵子却又拼命地干。你我都是赞成六百斤的，可他那干劲，比你我都大呢。你这怪儿确实是个奇人，是个奇人！”赵保有点骄傲地说：“不。你我其实是赞成四百五十斤的。哪一个队员不赞成四百五十斤？他这个人，就有这点子好处。”

到了1959年晚造收割以后，一计算，赵奇这个组平均产量四百五十一斤，是全公社最高的产量，第二组、第三组都是四百斤多一点，比1958年稍为好一些。至于曾经有过包产计划这件事，甚至为了订包产计划曾经有过争吵这件事，早已不见有人提起了。

有一天，生产队长王水养从大队部回来，带着一脸的高兴走进赵奇家里。刚一进门，还没坐下，就说：“整个公社的生产都总结出来了。你们猜哪个生产队坐了第一把交椅？”梁蝶笑着

说：“不是真拱，还能是谁？”王水养笑咪咪地不答话，露出十分得意的样子。赵奇却闷头闷脑地问道：

“那么，你做了检讨没有？”

王水养有点奇怪，说：“为什么要做检讨？检讨什么？”

赵奇坚持道：“怎么，你把包产计划都忘记了？生产计划完不成，咱们都得检讨。”

王水养开头只当他开玩笑，后来看见他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就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说：“看，看，你又来了。你这才真是没话找话说。人家订生产计划的时候，你却不赞成；人家现在都不提那笔账了，你却要把它挖出来讲！”他说完了这两句话，就很不高兴地坐在一张小靠背竹椅上。赵奇端过一张矮凳子，紧靠他身边坐下，用手指划着自己的掌心，说：“我今天不打算跟你吵嘴，可是你也要听一听我的话呀。”王水养说：“我几时不听你的话？可是咱们增产了，这是事实。这，你自己也看得见的。”赵奇竭力把自己装扮得轻松一点，说：

“自从订了包产计划之后，你是逍遥自在的，我可没有睡过一天好觉。我把它当成一回事，你可是一点也不在乎。你现在想把包产计划丢开不算数，我可不赞成。群众的热情本来可以更高，产量本来可以超过四百五十一斤，可是你却满足了！”

王水养从竹椅上跳起来，大声叫道：

“奇呀奇！从土改到现在，你就没有改变一点点！没有改变一点点！”

说完，就生气地登登登走了。听说全队获得增产之后，赵奇还要大家做检讨，第二组长林胜金就对第三组长赵保说：“你的侄儿呀，真算得一个天下奇人！”赵保搔着他的花白脑袋，笑了一笑，说：“是呀，他就是那样一个角色。”

事隔一年，到了1960年晚造，大队部又布置下来，要订包产计划。恰巧这个时候，徐清又背着一个挂包，到真拱生产队来。人们看见他，都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工作组又来了。他们三个人又

* 逍遥：读消摇 xiāoyáo，轻松的意思。

* 搔：读 sāo

碰到一起了。事儿又热闹起来了。”可是这回徐清的做法有点不一样，他没有立即召集会议，却先访问了第一组的三个队员。他问一个妇女队员道：“大嫂，你说包产好不好？”那妇女队员笑嘻嘻地回答道：“包产可是好呀，徐同志。不信你去问问赵奇，看他怎么说。同志们说的事情，哪有不好的呢！好，好。”他问另外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农道：“老伯，你看咱们生产队包产要包多少才合适？”那老队员把他浑身上下打量一番，才慢吞吞地说：“生产这个事儿嘛，就是个没底的事儿。谷种不同，土性不同，肥料不同，人们下的功夫也不同，就没个死说法。同是田，可是这块打三、四百斤，那块打一、二百斤。就是同一块田，我种的时候能收三百斤，我隔壁那个二流子种的时候没上过八十斤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依我看，照去年那个样子，包它六百斤就合适。你最好找赵奇谈一谈。”他又问另外一个青年队员道：“你们讨论过包产的问题没有？”那青年队员用一种顽皮的神气回答道：“讨论过了，怎么没讨论过？早造的时候，咱们就思量过

你会来的。可是咱们眼巴巴地望了一春，你却没来！你看见赵奇了没有？”到了第二天，生产队长王水养才把赵奇、林胜金、赵保这几个人找来开会。那不脱产的记分员也来了。王水养一开头就说：“这样吧，还是请老徐先提个数字吧。”徐清却说：“不，这回的做法不一样。这回要由下而上，要大家先充分讨论，提出意见来。”王水养接着说：“对，咱们先充分讨论，提出意见来。现在大家就说吧。”他说完之后，足足半个钟头没有人开口。后来林胜金实在不好意思，就试探着说：“我想这样吧。万事起头难。过去咱们已经起过头，这也就不难了。我看还是依老例，包上个六百吧！这样既不算多，也不算少，得个中字。”赵保紧绷着他那松软的脸皮，好象在苦思焦虑，又隔了一袋烟工夫，才说：“这样也好。我在考虑：多了固然没有多大意思，少了也怕不行。还是按老规矩办事为高。”王水养对着赵奇说：“那么你呢？”林胜金插嘴道：“对。咱们也听听天下奇人的高见。”赵奇不慌不忙地发言道：

“你们都把话留给我说，我就来给咱说上两句。依我的意见，有两个做法：一个是真包产，一个是不包产。真包产就要认真计算，挖掘所有的潜力。除非不包，要包就要算数。超过就要奖，完不成计划就要罚。不包产就是不搞这一套。大家拚着全力去生产，生产出多少算多少。今年早造不是没有包产，咱们的生产也不错么？最糟糕是去年那个样子，包了六百斤，后来根本又不算数，谁也不再提起它。这是开玩笑！”

王水养刁钻地说：“赵奇，那么按你的意见呢？”

赵奇又搭拉着脑袋想了约莫一袋烟工夫，才回答道：“看今天的情况，我想不包好。”

林胜金和赵保都在肚子里觉着痛快，只是闭着嘴不做声。王水养和徐清却气得脸孔发白，说不出话。这阵子，会议进入了真正使人难受的冷场局面。那不脱产的记分员本来是当记录的，这时只愿拿烟纸卷烟抽。第一组有两个社员到会场来找赵奇。他们一面在路上走，一面